

风

来

少

同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风尘岁月

陈 凡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# 内容提要

她出生在一个不伦不类的家庭，本应是她的祖父却成了她的父亲，真是前世造孽。

由于公公和媳妇的通奸，出生后的她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关怀和人世的温暖。

或许是上天的造物出生了差错，她竟在这穷山沟里出落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天生尤物。男人见了她走错了路，女人见了她躲进了屋。有一位算命先生说过：“此女人不是庸人，是狐仙下凡。”

美丽，靓亮的容貌开始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，她当过女神的妃子，后又卖给一个性功能不全的丑陋男人。寂寞的闺房开始为她不平，不久她和小叔子通奸了。人们给她一个难听的外号“骚货”。但她内心的苦楚无人知道。不久小叔离开后，他再次被卖。生活再次给她开了个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她居然碰上一个侏儒，她开始听天由命，但公爹却玩上了为自家留种的把戏，半夜跑进了儿媳的房间。她又开始通奸了。

乡政府干部上过她的床，基建包头是她的情人，建委处长和他好过，最后她的命运如何……

有人说，这本书是一本现代生活的情感故事，它是对当代社会的真实反映，更是对人类丑恶一面敲响的警钟。

## 目 录

### 序 ..... (1)

女人见男人神色不对,以为没有把他的欲火挑逗起,身子忽地扑上前,把男人像小孩似地揽在温热的怀里,捉住一只奶子往他口中塞:“吃吧吃吧,吃一口,就有劲了!”

### 第一章 ..... (8)

腹部微挺,为最隐密的部位遮挡着风雨。姑娘似乎感到羞,两只腿使劲闭拢,但那两瓣花骨朵似的神洁宝地还是半遮不掩的暴露出来。

### 第二章 ..... (17)

他思绪极为活跃,一直往深处想:如果把这姑娘的衣服剥光,她的身子会是怎么个样子,如果她赤裸裸睡在身边,自己该怎么对付她,先吻她,还是先上身。

### 第三章 ..... (28)

少女身上散发出那种特有的馨香气息使他沉迷,他用力吸吮着。骤然,他一脚挑开被子,让姑娘赤裸的身子暴露在明亮的灯光下,象个饥饿的公狗在那白皙细嫩的身上……

### 第四章 ..... (36)

他粗野的扳过杨芳霞的身子,像骚猪似的爬上去,……骤然,门被人一脚踢开,响声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十分刺耳。

### 第五章 ..... (44)

一进门，他顿时像触了电，全身的血忽地停流，两腿像钉子似的钉在地上，小腿肚儿直发抖。炕上，嫂子脱得一丝不挂，长拉拉地躺着。身子白的耀眼，让人看了不由产生几分晕眩感。

第六章 ..... (56)

放下杯子，他们不由自主地搂抱在一起，四条胳膊把两只身子搂得那么紧，俩个人都有些喘不过气来……

第七章 ..... (68)

弟弟忽地搂住女人：“嫂子，我不会辜负你的，等啥时候有了出息，我再回到你身边来！”

第八章 ..... (77)

刘志林凝视着干姐那妩媚的脸和熠熠闪光的眸子，情绪变得不稳定起来，心跳有些加快。

第九章 ..... (81)

她把男人的手抓起按在另一只奶头上。男人一边用力吮吮，一边用力捏摸。她脸上顿时红云朵朵。他吸够了，松开口，长出着气，骤然用脸颊摩挲着女人的奶子。

第十章 ..... (93)

他把躺得平展展的女人身子重新打量一番，一股不可遏止的激情冲上他的胸膛，身子顿时躁动不安，欲望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，腹部充满了阳刚之气。

第十一章 ..... (106)

半夜时分，父子俩听见对面屋里的炕上响起女人极放肆

的叫喊和摔跤般的踢通声，明白一男一女在干什么。儿子用被子紧紧闷住头，爹把耳朵支在窗口屏声敛气地听着。听着听着，他不由用脚蹬蹬儿子：“你、你个无用的瞎货！”

第十二章..... (118)

女人主动进攻刺激得男人身子一阵颤栗。他感到身子被抽干了，干得直剩下一副躯壳，脑子迷迷糊糊的……

第十三章..... (130)

两个女人把少女按跪下，逼着让她哭。墓穴旁边矗立着韩忠良给狗立的石碑。陡地，少女挣脱两个女人，头往石碑撞去，只听“咚”地一响……

第十四章..... (140)

只见席梦思床上的一男一女睡得象死猪一般，大红缎被蹬在地上，俩人脱得一丝不挂，身子像蛇似地紧紧扭缠一起……

第十五章..... (151)

他的手不知不觉地脱着衣服，喉咙的出气声十分急促，突然一个鲤鱼打挺，仿佛剥光了皮的乌龟趴上新娘子的身子。可他趴上趴下七八次，每次都是刚想试火一下就又蔫巴了，终于败下阵来。

第十六章..... (160)

胡德贵见时机成熟，飞快地蹿上床，揭开被子朝儿媳白亮亮的身上趴去。

第十七章..... (166)

男人幡然悟出了女人的话意，体内颤涌出了一阵原始的冲动，那冲动像江河里的水呼啸着，冲毁了精神上的一切防线。

**第十八章** ..... (176)

倏地，她感到肚子有个东西在跳，一警觉，手忙捂住肚皮，仔细一感觉。天呀，我怀了孕！

**第十九章** ..... (185)

杨芳霞遽然间脱光上衣，向门外跑去：“胡国学强奸人哩！胡国学强奸人哩！”

**第二十章** ..... (197)

一种原始的冲动迫使他两手直打哆嗦，他眯起眼，周围的世界开始消失了，出气一声比一声粗。

**第二十一章** ..... (207)

胡国学身子像触了电，发直发僵，眼睛翻的像死鱼。身下的女人一挣扎，把他掀下来。

**第二十二章** ..... (217)

浓烈的酒精把他的神经刺激的异常亢奋，欲火把五官烧得变了形，脸色涨成了茄子色，他端起那盘驴鞭，席卷而下“啪”地摔烂盘子，把女人托上床，很快剥光衣服。

**第二十三章** ..... (229)

女人衣服被脱光，她见孙少华来势凶猛，心想自己再劫难逃了，头扭向一边，任泪水飞流。男人压上女人身子，用力弹了几下，顿发出欢快的叫声。

**第二十四章** ..... (240)

他似饿极了的狼扑上前,从散发着热气的木盆中捞起女人,端在怀里,狠狠地一搂,扔上床。

**第二十五章** ..... (250)

睡梦中,女人看见一个男人把她搂起放在床上,手像蛇似地在她身子游走,她的衣服被他解开,男人毛乎乎的口啃着她的奶子,吮吮着。

**第二十六章** ..... (260)

突然麻脸汉子发狂地喊:“杨芳霞,你干脆陪我们每人睡一觉,工钱嘛,我们不要了,大伙愿意吗?愿意的人留下。”

**第二十七章** ..... (271)

片刻,他又蓦地抬起头,眼睛射出一股强烈的渴望向往和的灼光,神情有些激动和不安……

**尾声** ..... (278)

听着两个男人的肺腑之言,杨芳霞激动得想哭想笑,她真想把自己劈成两半分给他们。

## 序

女人见男人神色不对，以为没有把他的欲火挑逗起，身子忽地扑上前，把男人像小孩似地揽在温暖的怀里，捉住一只奶子往他口中塞：“吃吧吃吧，吃一口，就有劲了！”

汉子来不及吹灯，便像狐狼似地骑上了女人肉嘟嘟的身子。汉子是今天刚从大西北的一个监狱里释放出来的。三年前，他因和生产队长打架，盛怒之下，打折了生产队长三根肋骨，被公安机关拘捕判了三年刑。在监狱里，他无时不在想念自己的女人。出了监狱的铁门，他来到几十里外的车站搭车，瞧见街上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女人，他那家伙竟不安分起来。

他坐了两天两夜火车，终于回到了梦牵魂绕的家乡。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他小步奔跑着。他怀着强烈的冲动赶回家。这时，

黄昏已经降临，女人正在橱房里做饭，灶间发出的火花映照着她黑油油的头发和红喷喷的脸盘，眸子晶亮，牙齿洁白，看样子她并无大的变化。这个发现使他激动异常，两腿蹀过门槛，迫不及待地扑进去，揽着腰托起女人在地上飞快地旋转着。女人瞅见了男人，惊叫一声，一头扎进了那宽厚的怀里，哽咽着喃喃地说：“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！”

晚饭，很快吃毕，女人打了一盆水，把身子从上到下洗了一遍，然后横躺炕上，闭着双目，等待那幸福时刻的降临。

久别重逢，他们急切地、热烈地结合了。忽然，他无意中感到女人柔软、光滑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跳动。开始他并没留意，接着又是一下，而且一次比一次跳得剧烈。第六感官告诉他：女人肚里有情况。

女人在下面急迫地督促：“快，快，你犹豫什么？”

他一把捂住女人的口，脑子迅速分析着：莫非女人怀了孕？我三年不在，她怀的是谁的种？老天，这母狗让我戴了绿帽子？这阵子，女人肚里的东西又很快跳跃了几下。汉子越琢磨越肯定了自己的想法。顿时，他胸膛灌满了醋一样的酸味，心头冒出一股强烈的妒火和怒火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日日思、夜夜想的女人竟用装了别人“货”的肚子迎接自己，一刹时，蓄在下身的劲跑光了，腹部软塌塌瘪下去。亢奋的情绪一落千丈。女人被男人的突然变化惊得心头发毛，怅惘地问：“你咋了？”汉子眯起双眼，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打量着女人：她前额光洁，没一丝皱纹，眼睛又明又亮，两颊布满红晕，像两朵早霞，嘴唇红润，身子白皙、光滑、细腻，肌肉富有弹性。

看样子，她比过去更水灵了，更丰满了，如果没有野男人

给她输送营养，她能这么富态？此刻，他重新端详着女人光光的身子，不但产生不了情欲，反而感到从未有过的厌恶。

他慢慢从女人身上滑下来，坐在旁边，掏出烟锅，在烟袋里用力挖着、挖着。女人坐直身子，两只肥大的奶子在胸膛巍巍颤动。她面色绯红，怒冲冲地问：“你到底嫌咋啦？嫌我那儿不顺眼？”

汉子没吭声，烟锅仍在烟袋里挖着。女人见男人神色不对，以为没有把他的欲火挑逗起，身子忽地扑上前，把男人像小孩似地揽在温热的怀里，捉住一只奶子往他口中塞：“吃吧吃吧，吃一口，就有劲了！”

汉子遽然一口咬住女人的奶头，上下牙齿拼命合拢。

女人感到一阵钻心地痛：“慢点，死鬼！”

汉子不松口，咬得更狠。女人疼得直淌眼泪，身子左右扭动。她这才意识到男人不是和她开玩笑，似乎存心发泄怒气，看样子非把她的奶头咬掉不可。她不得急狠狠一把捏住男人下身那个物什。汉子痛得身子一抽，嘴巴这才松开。女人奶头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牙印，向外冒着血豆豆。她在牙痕上抚摸着，惊恐地问：“死鬼，你到底想干啥？”汉子沉默片刻，倏地叱咤道：“母狗，你和那个野汉子睡觉了？”

女人像挨了雷击，愣了。但很快反应过来，眼睛流露着慌乱的目光，嘴唇蠕动着：“你胡说些啥？我能和谁睡觉？”

汉子猛喝一声：“把头抬起，看着我的眼睛！”

女人鼓了半天劲，也不敢抬头。汉子低吼着：“你别嘴硬，以为我眼睛瞎着是吗？你和野汉子睡觉把种子都撒进了肚子，还敢抵赖！”

女人脸色刷地变得乌青，身子颤栗着像发伤寒。

她偷偷瞥瞥自己的肚皮。果然，肚子已经微微隆起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轮廓显得十分明显。她后悔自己刚才，忘记了遮掩，现在终于露出了马脚。

“说，你和谁睡了！”汉子脸上的肌肉痛苦地颤动，眸子射出两股凶光。

女人颤颤兢兢地把身子缩进炕背儿，垂着眼帘不吭声。

汉子爬上前，抓住女人的乌发，一扯一揪，将女人的前额在墙上“咚咚”碰着。“说！说！”他发出狼似地嗥叫。

女人的前额很快变成了紫色。她蜷缩着身子，死死咬着牙不说话，眼睛蒙着泪花。女人的强硬让汉子更为暴怒。他摸出火柴，划着，让窜动的火苗烧烤着女人的奶头。一根烧完，又划着一根。女人两手抱着胸脯，身子缩成一团。她死死眯着眼，两颊挂着两行清泪。汉子见这一着不管用，两眼顿让怒火烧得赤红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面露杀机。他忽然跳下地，从衣服里抽出匕首，在灯光下闪着寒光。他重新跳上炕，把女人的两腿用力岔开，威胁道：“你再不开口，我挖了你这黑窟窿！”

刀尖挨住了皮肉，女人身子不由自主地朝后退着。她身后是墙壁，已再无退路，只好摆出任男人宰割的架势，脸因痛苦和恐惧变了形，泛出一层幽幽的青光。汉子刀尖一扫，刮去了女人的一撮毛。

他把毛收拢一起，在灯下欣赏了半天，尔后狠狠地塞进女人口腔，阴冷地问：“说，我不在，谁日了你？”

女人赤裸的身子泛起一层鸡皮疙瘩，几股汗水顺着乳沟和脊梁骨簌簌流淌。

蓦地，她睁开秀气的眼睛，捋捋散乱的乌发，镇静而坦然地说：“我说，我说，日我的不是别人，是你爹！”

汉子的头一下子胀大了，耳朵嗡地一声响，手中的匕首掉落地下。凶恶的面孔和凛然的气势瞬间消失殆尽，神情变得萎靡，颓唐，脖子的筋像是被人抽去，硕大的脑袋渐渐耷拉了下来。怪不得爹见了她，显得恐慌不安，极不自然，开口打了声招呼就再也没有露面。原来他心中有鬼啊！女人招出了野汉，得到了一种报复后的快感。她用讥讽嘲弄的目光斜乜着男人，抓起衣服慢慢地往身上套。

“脱下！”汉子遽然喝叫，上前剥去女人穿上身的衣服，把她往腋下一挟，腾地下了炕，冲出门，然后双手把女人平托起，像托一件贵重的礼物，恭恭敬敬朝屋子走去。

老头住在偏房里。此刻，屋里还点着灯，只听他在长一声、短一声地叹气。女人不知男人要干什么，腰肢像蛇似地扭动，惊恐地问：“你要干啥？你要干啥？”

汉子没有理她，大步来到爹的屋门口，一脚踢开门，把手中托的女人扔到炕上。老头吓得一声惊叫，枯瘦的身子缩在墙旮旯，抖成一团。汉子两手把女人的身子舒展，抚平，用欣赏的目光认真揸了一遍，抬头用古怪的眼神挖挖老头：

“爹，既然你爱日她，儿子就割爱了，从今天起把她让你！记着，女人是个好东西！”

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。等老头抬起头，汉子已不见了踪影。汉子的话象鞭子抽打着女人的心，她感到五内俱焚，一股黑血呼地冲上头顶，顿感眼前发黑，天旋地转，霎时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她的神志才渐渐复苏，刚睁

开沉重酸涩的眼皮，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镜头：

老头子的身子悬在屋梁上，眼睛大睁舌头长长地吐着，双腿悠悠地空中摇晃着。她发出丧魂落魄的一声尖叫，又昏厥了过去。

.....

半年后，女人生下一个女婴。她瞧着这个软乎乎的肉蛋，心头涌上的不是怜爱和欣喜，而是仇恨和哀伤。是她，气跑了男人，羞死了公爹，使一个好端端的家散了。她不是人，是冤孽啊！她拿定主意，不要这个冤孽。这天晚上，乘夜深人静，她抱起婴儿，悄悄来到村北的土壕里，往壕边一放，转过身就走。女婴没有意识到厄运的降临，仍在襁褓中熟睡。女人尽管心头充满了怨愤，但无论怎么说，女婴是身上一块肉啊！她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。眼前一会儿闪现着婴儿被饿狼撕成碎片的情景，一会儿出现了婴儿被几只狗分食的惨状。她越想心里越毛，身不由己地爬起朝村北奔去。空中有一轮暮月，地上的景物依稀可辨。

女人跑到壕边，瞅见婴儿还在，她旁边蹲着一只健壮的大母狼，似乎只有一只眼，放射着绿幽幽的光。看到这，女人感到头发根发乍，心想孩子完了。她吓得匍匐地上，屏声敛气不敢动。倏地，一个神奇的情景出现了，大母狼半跪着身子，把肚子吊的一只奶头塞进婴儿口，那独眼半眯着，闪着慈祥的光芒。

婴儿大概饿极了，小嘴吸吮的又急又响，响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。女人以为自己碰见了神，忙跪下，朝着大母狼直磕响头。大母狼给婴儿喂饱了奶，站起身子，围着婴儿转了一圈，然后伸出舌头，在孩子脸颊上舔了舔，扭头悠悠离去。大母

狼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深深的夜幕中，女人才从惊愕中灵醒，她疯了般地扑上前，把婴儿紧紧搂在怀里，泪水大颗大颗地从眼眶往出涌，她喃喃地诉说：“孩子，妈不是人，妈连狼也不如！”

空中几颗星星瞧着这人间一幕，惊叹着消失了。风在轻轻地吹着，像在呜咽，又似在吟唱。第二天村里来了个算卦的瞎子，他在街口碰见了怀抱婴儿的女人，蓦地站住，伸出长着长指甲的手摸摸孩子的头：“此女人不是庸人，乃是狐仙下凡，至于以后的命运么？可归结为十个字，先大灾大难，后大富大贵！”

## 第一章

腹部微挺，为最隐密的部位遮挡着风雨。姑娘似乎感到羞，两只腿使劲闭拢，但那两瓣花骨朵似的神洁宝地还是半遮不掩的暴露出来。

给雨神爷献妃子！一场盛况空前，规模巨大的祀神求雨活动正在进行。绿水湾的男女老少全体出动。求雨队伍进在乔山逶迤的小径上，接着，宛如一条爬行的蚯蚓。

队伍前头，扮着牛头马面的两个小鬼，一边从鼻孔喷射黄烟，一边鸣锣开道。随后，装成财神、仓神、灶君、土地和四个小神各执木盘，置放香表、蜡烛等物。再后，是几十面锣鼓和五颜六色的三角彩旗，锣鼓手把手中的家伙敲得震天响，掌旗手把手中的三角旗高高举起，让风吹得飒飒飞舞。中间，四个壮汉抬着一顶轿子，里面坐着一个穿凤冠霞帔的俏姑娘，她是绿水湾的人给雨神送的妃子。

轿子后，走着六个膘形大汉，抬着刮光了皮的猪牛和羊。山顶有一个小庙，庙门口悬挂着“雨神”的牌匾，周围是光秃秃的山。这时候，如果站在山脚看，小庙显得形单影只，卑琐丑陋，仿佛是谁不经意随便垒起的狗窝。队伍行进到庙前停止。这时，几个老头从队伍中缓缓走出，他们一挥手，锣鼓声停歇。显然，这几个老者是求雨活动的组织者和倡导者。庙门“咯吱”一声打开，一股阴湿霉腐的气息扑鼻而来，看来里面的香火已断多年了。几个老者拥集着“四个小神”首先进去点燃香烛，三叩九拜，祷告神灵。

下来，六个壮汉把猪羊和牛抬进来摆上供桌。雨神是一个半人高的塑像，大概是不闻人间烟火了，对眼前的顶礼膜拜和丰盛供品瞧也不瞧，一副麻木不仁的面孔。几个老者踱出庙门，让人们放下锣鼓，插好彩旗，然后示意三个执铙手：“放！”不等话落，暴烈的铙声接连炸响，震得山野颤抖，人耳发麻，野兔仓惶逃窜。铙声一落，求雨的老少爷们在庙前整好队形。六指老汉是这次求雨总指挥，他庄严地宣布：“跪倒！”

人们齐刷刷地跪倒，像扳倒了一片甘蔗林。接着由席二先生宣读求雨告示：

供奉雨神爷之神主

绿水湾全体不肖子民虔诚跪拜吾神，望吾神大恩大德，赐舍甘霖，兹敬三牲并美酒，并献美女一人，望接纳为妃，聊表寸心，不成敬意，恳盼笑纳！

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六月五日午时

六指老汉拖长腔调：“给雨神爷——献妃——子！”

四个壮汉把轿子抬到庙门口，两个穿戴一新的老太婆把